

时光瑟瑟

尹君

间老屋、去看看母亲墓前那棵柏树、去看看埋葬童年和青春的那条小路……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看见他掏出一支烟，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瓶风油精，他把瓶口对着食指点了点，然后用食指在香烟上反复摩擦，待风油精完全浸入香烟后，他微微张开嘴将香烟轻轻衔住，再掏出打火机将香烟点燃，烟雾也慢慢升腾罩住了他的脸。整个过程缓慢又慎重，像重新经历了一趟回老家的路。

我知道他心底有一座花冢，那里埋葬着比滂沱更凄美却不为外人道的情感。

每当叶露开始凝结的时候，我总是在楼下的庭院里一遍一遍地徘徊。我不知他是否也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边走边数数？

在又一个失眠的夜晚，和勇通电话时，那头传来叹息和抽泣声。我无法劝止他的哭声，因为那不是在一个男人在哭，而是一个内心悲苦的人在宣泄。

我们长时间坚持着不联系对方，似乎都陷入一种冷漠之中，这并不影响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都没有消失，都一直鲜明地存在着。这也许是老天的怜爱，让我们保留一点固有的愚钝，才不至于那么疼。

3、读了几页的书

阎连科的《我与父辈》这本书买了很久了，却一直没读。我是一个“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的人。前段时间，女儿因阑尾手术住院，为了打发那段难熬时光，便从书柜中取下了带到了医院。准确地说，在女儿住院的五天时间里，我断断续续读了十六页书。

在“我的那年代”的“小学”中讲述了一个因与女同学同桌而“有了另外的让我更为窒息的压力与心跳”的故事，因此，“她成为我命运中的一个偶然，一个幸运，一段至今令我无法忘记的启迪与感激。”

我想到了我的学生时代，读高一时，我的同桌同样“奇迹”般不是一个男的，也不是一个乡村姑娘，她穿着整洁，漂亮高瘦，皮肤白嫩，更要命的是，她的学习还很好，每次考试总是高分，这不仅证明着我和她学习上的差距，也证明着一种久远的存在。我看到她就有些紧张，更有些自卑，从她的眼神中，我也看到了“她对我超越于她的一种担心和攀比。”我最终在学习上没能超越她，更没超越课桌上那条深深的中轴线。

此时，女儿在病床上沉沉地睡着，没输液的那只小手不时向空中挥动一下，像是在驱赶苍蝇。

“年代存在，是因着记忆。有的年代过去了，有刀凿之痕；有的年代，平淡无奇，如飘浮流云，了无痕迹，只留一些味道在其中……”

我转过头拿起书想再读几页的时候，临床传来一阵呻吟和叹息的声音。这让我想到了因病痛折磨而逝的父亲和母亲，那时的他们在病床上发出同样的声音，我却无能为力。

当那些痛苦的声音再次响起时，我才发觉，医院是一个不适合读书的地方，更是一个不适合回忆的地方。

我起身来到窗前，放眼望去，外面一片漆黑，也不见繁星，一切都被夜色淹没了。

我把《我与父辈》扔到了一边。

4、格格不入

中午，伟哥打电话说晚上六点在某某饭店一起吃饭，态度诚恳，不容推辞。下班后，我掐着时间去饭店，觉得早到和迟到都一件很尴尬的事情，我想要的是在中间那个时间段去饭店，可以随着就餐的人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坐在靠门的位置，这里空气流通也方便伺机逃跑。

刚到饭店就起风了，饭店的门帘随风摇摆，像是在招魂，楼道里的一盏灯吐着昏暗的

光，仿佛随时都要熄灭的样子。

来到指定的餐厅后，我看见已有四个人坐在餐桌周围谈笑风生。其中一人我认识，他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很幸运他似乎也认识我，见到我，他大声地说，稍等，伟哥正在来的路上。说完，扭头和其他三人继续说着一些什么。六点半，伟哥带着一些酒水来了。在说对不起的同时，又拿起手机打了一通电话。在伟哥的催促下，又来了三个西装革履的人。七点，晚餐正式开始。

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从他们的谈笑中，我知道了他们是不同级别的“一把手”，而感受到的却是一种相同的气场：高屋建瓴、气定神闲、侃侃而谈，不时还展现出动人的幽默与机智。

他们大口大口地喝着酒，同时伴着无比豪迈的笑声，每个人都意气风发、义薄云天。随着酒量的不断涉入，我发现那些笑声开始变得荒唐，有如锋利的刀子割开时间的口袋，仿佛要把我生生吞没，我在这个口袋里无法呼吸。当头顶的灯光从他们油润的脸上折射出一束若隐若现的光供我仰视时，我变得焦躁不安起来，想逃跑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当他们又一次拧开一瓶酒的时候，我再也坐不住了，我站起来转身从容地走出了那间包房，竟然没有谁发现在一起喝酒的人少了一个！

匆匆离开饭店时，我意外发现，楼道里那盏昏暗的灯熄灭了。

当我踏进家门的一瞬间，那种焦虑、疲惫一下子都被喜欢和轻松清空了，宛如重生。



诗雨

太阳一直紧盯着我（外一首）

李成燕

从一个古老星球
太阳紧盯人类
又一个平凡崭新的日子
它没打开另一只灼热的天眼
无非想赐予人类和万物另类灵性
无非是慈悲、点化和普渡
太阳一直紧盯着我——

现在它纷披，让我有了春天
落英缤纷的感觉。如果我闭上双眼
夜空的鱼儿缓缓游进大海
我用想象的勺子打捞
北斗星的木勺把被时间的染料
寸寸浸泡

重新认识它的时候
我动用了认识天国亲人的感情
你们安好我就幸福
爱过我的金针被初冬任性使用
这不是泛爱，阳光绝对守住底线

宁静的上午越来越自信
我期待的、迟缓的、
恒久的、炽热的、
公平的、精湛的、仁爱的大师
一直紧盯着地球以及人类的
——沉河和暗疾

悬停

他不想江水悬停黄昏
众多的鸟销声匿迹，悬停在黑暗中
岸边的人一心想找到顾影自怜
悬停的参照物

有什么值得怜悯的？
江流绿肥红瘦，被时间浇灌久了
岸边树草已修炼成山
拈一拈都是流动的火焰
摸一摸都是恒温的经书
刚点燃的路灯
怎么不可以是夜蝴蝶？
它制造飞行的另类规则

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黄昏无限好的背后是万物生，万物死
一棵银杏黄金等身
它落下来的蝴蝶姿势也可以悬停
不确定的声响来自光的普渡
它们说寂静自有，寂静的理由
飞翔是种技艺，悬停是道风景



等待春天

赵增情

每个冬天的句号都是春天。

被疫情恐吓的人们在历经过于漫长肃杀的凛冬之后，终于迎来了簇簇丛丛的花朵的盛放——类似于春的讯号。

立春过后，虽偶有冰冷的侵袭，但终究在节气上面是有了赢面。今年的坎坎坷坷倒让春的光临显得是那样的“盼望着，盼望着”。

于是很受用这样和煦的春光与娇羞的春色，混合着丝丝许许滞留的冬的料峭，大概不太利落。还是从前少年的眼光，好奇地打量着被各色花朵装点的世界，春的苏醒竟朦朦胧胧令我苏醒。

万物轮转，四时有序。每年都会这样的冬天，或浅近，或凝重。但凡我们还在前行，还有汨汨而出的生命力，我们都能熬过去，都将得到春的再一次青昧。

时代中的小齿轮不论为谁谁，都在急速转化的坐标轴中尽力寻找着自己，一路走来都是生命的轨迹。但我们都是芸芸众生，旁观着他人，却往往看不清自己。那些时代的大英雄，总被冠以崇高的标签，哪个圈子似乎都在时时刻刻展现着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而平凡的普通人，纵使零落归尘，也总还是不会被丝毫记得。

在2020这个很特别的一年，全世界人民都遭遇着重重折磨，物质的迅速低谷期，精神的金丝雀困顿，叹息、愤怒、焦虑，各种负面情绪的衍生蔓延。举国上下，不是一个人的作业，而是一场全民保卫战。

一场战斗总会打造几个先锋勇士，时势造英雄。大抵如此，在时代潮头身先士卒、不畏牺牲的他们，职业如何、年岁如何，都将被历史铭刻。“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他们却会永存，因为他们是人民的捍卫者。岁月静好，是他们的浴血奋战所筑起的铜钱铁壁。

值得被歌颂的，还有身在疫情中乖乖配合的每一个人。

看着窗外的春意滋长一分一分，求索着生命的真谛一日一日。大海中水一滴，涓涓细流的潺口曲折，能够看过这样的行云流水、诡谲万端的众生百态，足矣。

我们都在期待着，这个过于长久的冬的末端，春的光临，真正意义上的。

家在小三峡

静 君 词曲
谭天金 演唱

1=F $\frac{2}{4}$
欢快地

2 2 5 5 | 1 6 5 | 2³2 - | 2 2 5 5 | 1 6 1 6 5 | 6 - |
夜就住在小三峡，小三峡上我的家。
夜就住在小三峡，神女峰下我的家。

5 5 6 6 | 1 6 5 6 | 2 2 2 3 | 1 6 1 6 5 | 5 - | 1 2 | 2 - |
清早上学蜀小艇，迎着雨丝进家门。哎哟，
清早上学迎朝霞，放学下河摸鱼虾。哎哟，

1 5· | 5 - | 1 2 | 2 - | 3 2· | 2 - | 5 5 6 6 | 1 6 5 6 |
哎，哎哟，哎哟，清早上学蜀小艇，
哎，哎哟，哎哟，清早上学迎朝霞，

2 2 2 3 | 1 6 1 6 5 | 5 1 2 | 2 - | 2 - :|| 4 5 | 5 - | 5 - |
生离死别就回家，就回家。我的家
放学下河摸鱼虾，摸鱼虾。

4 6 | 6 4 | 5 - | 5 - | 2 5 | 4 4 | 4 - | 3 1 | 2 2 | 2 - |
在小三峡哟，我是一个农村娃哟。

5 5 6 6 | 1 6 5 6 | 2 2 2 2 3 | 1 6 1 6 5 | 5 - | 5 5 6 6 |
琴棋书画我都爱，幸福的生活在我家，琴棋书画

1 6 5 6 | 2 2 2 | 4 4 | 4 - | 6 - | 2 - | 5 - | 5 - ||
我喜爱，幸福的生活在我家。

静君

谭天金

词曲

老屋

杨亨荣

口大青石镶嵌的水井，甜甜的井水先后滋养了我们家祖孙三代。麻柳树下、小溪上面是一座由四根木头搭建的小木桥，这是我家与外界相通的重要交通要塞。

老屋外观是土墙瓦房，内部却是用木板隔离的半封闭穿斗式板壁屋子，一根立柱、一根横梁，把房梁、椽子相互铆榫在一起，坚实而挺拔。每间屋子之间用坚硬的木板隔开。这是那个年代老家一带主要的建筑风格，讲究一些的人家，板壁装得稍微精致一些，每面大壁分成两至三个部分，用两三寸宽起了线的木条相互隔开，现在装璜的说法叫走阴角线。简单的一个分区，板壁便显得好看而大方。我家板壁属于这种。

堂屋没有楼层，神龛上供奉着观音菩萨雕像，神龛下面“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显示着堂屋的威严和岁月的沧桑。堂屋是家里的主要会客场所，中间摆着一张柏树做大桌四条板凳，左右两边摆着四条小板凳、八把小木椅。这些桌椅板凳，桐油漆过多遍，用了多年依旧澄净发亮。

堂屋左边楼下的卧室放置着三张木床，分别是爸妈、姐姐各一张，我和哥哥与爷爷一张，后来两个弟弟出生了，爸妈就搬到偏房里去了。床上没有蚊帐，夏天蚊子厉害，每到傍晚嗡嗡声如同打锣一样，我们便在天黑之前在卧室里烧